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三十九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七

聖治三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癸酉

上諭工部平治道路王政所先是以周禮有野廬合方之職自四畿達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車馬所至咸蕩平坦易行李�輳津梁通達無雨水阻滯之累邇年以來廣

寧門外已修石道其至通州運糧之路亦修整高潔往來行人頗為便利令直隸至江南大道車輪馬跡踐壓歲久致通衢竟成溝塹兩傍之土高出如岸一遇雨水之時衆流滙歸積潦難退行旅每苦泥濘或至守候時日朕心深為軫念但此通行大道已久成窪下勢難培築增高而大道之旁高阜甚多平治亦殊不易若於大道相近之處另開一道工力似屬易施其間或有地形斷續之處應修建橋梁或有溝塍淤積之處應疏濬水

道或所開之逕有借用民間田地者應補給價值並除
錢糧或繞行之路有遠隅村莊旅舍者應引歸故道使
有頓宿是非熟於相度地勢歷練道逕之人不能詳察
妥當特派工部侍郎法保副都統韓光基原任護軍統
領喀爾吉善二等侍衛特庫四員於今年夏秋之交自
京師起程由良鄉至宿遷大道一路踏勘將如何另開
新道之處詳悉議定估計工費繪圖呈覽

四月辛巳

上諭内閣直省各處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為國家之編氓即俱為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為一教異言異服且强悍刁頑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作姦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回民之有教無庸置議也惟是凡

人生產雖不同地而同具此天良習尚雖不同教而同歸於為善回民處天地覆載之內受國家養育之恩可不孜孜好善共勉為醇良乎且朝廷一視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洊登顯秩者常不乏人則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共為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異視而以治衆民者治回民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即以習回教者習善教則賞善罰惡上之令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無不厚也如陝省之

回民較他省尤多其販私聚賭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案屢出較他省回民為甚又如奉旨禁宰牛隻乃勸民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間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此即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萬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衆民有殊特此詳加訓誨為回民者當知率由禮義講讓興仁毋恃强而陵弱毋倚智而欺愚儻自謂别為一教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為異類憲典具在朕豈能寬假乎自兹以

後父戒兄勉姻婭族黨互相箴規盡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載之恩以受國家教養之澤豈不美歟直省各督撫等務宣布朕意咸使聞知

丙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觀近日兵部奏事其中有一二件似仍欲迎合朕意者夫朕日理萬幾初無絲毫成見於胸中惟期有當於大公至正之理已曾屢降諭旨爾等諸臣自應持正秉公悉心斟酌事事以當理為準庶政

治有所裨益若於正理之外妄為揣摩則爾等焉能知
朕意之所在而漫思迎合乎且部院所辦之事各有關
係如吏部有意迎合則銓選不公户部有意迎合則財
賦難理此皆有妨於政治者其為害猶小至若刑部職
在明刑關係最重儻稍以迎合為心則生死出入之間
刑罰必不得其平上干
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辦事之道凡人精神
智力用之專一則詳明而得理用之紛雜則叢脞而多

乎數年以來朕於辦理政務之時皆聚精會神專於所用如閱一本則專閱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則專治此事而不及其餘是以志氣清明條理昭著一事既畢自可再辦一事至於政務稍暇中懷澄澈之時又不可放逸此心朕於此時必將在京部院衙門及在外各省之事一一思維詳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各省靜中默識更覺端緒易尋所以辦事甚多而不至於遺忘者此也朕以一人之精神辦理天下之事而常覺

有餘爾等諸臣以數人之精神辦理一部之事又何慮不足乎諸臣其共勉之

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自古為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寛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寛也惟覩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寛則寛當嚴則嚴而已如十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寛一二人

不罰之理即如户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而致寃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寬嚴適協其宜乃為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為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饑者不可以飲充若强饑者以飲强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

道乎

甲子

上諭戸部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攜帶

土宜一百石永著為例惟是運丁人等繁多素有惡習
如偷盜米石掛欠官糧夾帶私貨藐視法紀此向來之
通弊也又如昔年浙江湖廣二省糧船因私忿小怨遂
操刃持戈殺傷多命又從前偶值回空守凍遂致縱容
水手公然搶奪擾害居民此皆眾所共知者是以數年
以來內外臣工條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數百紙前又有
奏稱販賣私鹽之弊在糧船為尤甚有一種積梟巨棍
名為風客慣與糧船串通搭載貨物運至淮揚託與本

地姦徒令其賣貨買鹽預屯水次待至回空之時一路裝載其所售之價彼此朋分糧船貪風客之餘利風客恃糧船為護符於是累萬盈千直達江廣私販日多而官引日滯等語觀此則旗丁之作姦犯科誠難以悉數也朕年來屢飭該管官嚴行禁約又復念其勞苦疊沛恩膏近見伊等之惡習刁風亦漸悛改是以特頒諭旨嚴禁過淮抵通苛索之陋規復令增添攜帶土宜俾得多沾餘潤以贍家口伊等並當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

為良善以免罪愆著總督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每船各給一張使運丁人等觸目警心以副朕體恤訓誨之至意

壬申

上諭廣東督撫等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為蜑户即猺蠻之類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蜑户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

踳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蜑户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强為區别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蜑户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户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陵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蜑户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

之至意

六月丙申

上諭刑部等衙門聞得外間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子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此必姦人造為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生無一事為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用黃銅所以裨益鼓鑄流通國寶朕豈別有需用黃銅之處乎如

禁賭博所以端人心而厚風俗賭博之為害於人心風俗朕已屢降諭旨甚詳且悉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不以禁約為當也至於禁宰耕牛以耕牛為農田所必需墾田播穀實藉其力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牛以妨穡事乎令朝廷所需除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亦一概不用牛肉矣年來自禁用黃銅之後而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場聚衆者亦畧知畏懼斂跡矣自禁宰耕牛之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

者令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既行之有效為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為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惟百姓中有回子一類以宰牛為業試思貿遷有無百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為此犯禁傷農之事國家亦豈肯因一二游手回民無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萬民之生計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令訛傳宰牛開禁之語

必係為匪姦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
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
史等通行曉諭京城直省并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
耕牛及造為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即鎖拏按律盡
法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
議處

七月甲子

上諭內閣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賈攜貲置

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為之事乎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

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已見議奏到時九卿再行會同定議此旨須到之時著一面定議一面即行出示宣諭弁兵等知之

閏七月癸巳

上諭內閣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

應據實查盤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為至當於法為得平即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自當據實揭報但聞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搧颺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以致前任之官畏其搧颺勉强議幫銀兩而後得以交代離任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聞有故意勒措者將好馬退還强令交銀又託言需馬應差以賤

價買其原馬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縣官每嘗有之朕曾經訪聞即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係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屬無良之人而好為刻覈之事令接任之干係既重而又不令其舒展盤查情理實未允協況不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扣尅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間寛嚴之際難以概

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留心察訪既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即此可知屬員之立志為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參處前任過在後任則參處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偏徇耳目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事事可望肅清矣至於訓誡屬員又當動以天良曉以利害儻前官欲貽累於後人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已假公濟私目前之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天道好還國法具在恐究不

能免於貪刻之報著通行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

八月癸丑

上諭户部近畿各府有八旗莊屯雜處其間有司難於清查且八旗罷黜之廢員及不能上進之子弟與多事不法之家人往往潛住其中結交游手好閒之輩妄行生事或好勇鬬狠或酗酒賭博或與百姓爭訟告訐展轉不休以致風俗日漸澆陵難以整理雖有理事同知一員亦相隔甚遠不過詞訟到案一為判斷平時則無稽

查約束之功也朕意欲於旗員及司官内遴選賢能者八員派往各府有莊屯之地方專辦旗人之事時加教誨申明禁約蒐其善念革其邪心小則分别懲戒大則據實糾叅其有旗民互相爭訟之事仍聽該管衙門審理此差往之員以一年為期更换一次果能實心辦理化導有方一年内所管之處無旗人犯法之案將該員與以議叙儻或怠忽廢弛因循瞻顧或擅作威福多生事端著直隸總督與巡察御史即行叅奏從重議處其

如何分晰管理及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

丙辰

上諭九卿等嘗見繼母於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外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為繼母者亦當視如親生顧復撫養方為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别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已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妬之念而

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陵虐或陰中之以計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至絶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絶並視其夫如仇讐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旣出情理之外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之子有陵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性兇悍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

其殘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乙丑

上諭戶部京師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參朕體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能遲緩者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遲延時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得不行參劾此等虧空實有可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公而遭罷黜為

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宛大二縣各領户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該縣遇有速辦之公事即詳明府尹將此銀動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核如此則辦公有頼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定行重治其罪

十二月壬子

上諭署山東廵撫岳濬諸凡修理工作惟勤查確勘屬員吏胥方不敢舞弊若少涉疎慢必致有名無實潦草塞

責須遴委誠實人員不時催督看驗務俾修築堅固以利便行旅至於帑項第不令姦貪侵蝕耳何可吝惜果能錙銖皆用於工內即較原估稍多亦朕所樂聞也

己巳

上諭內閣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慶雲呈瑞令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慶雲麗日歷午未申酉四時又據布政使蔣洞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

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月内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青高村至伊家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為沃壤而東城村欲開之河現今寛濶十餘丈或數十丈衆水會同河身長二十五里經年累月人力不能成之功天然疏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醇樸是以感召

天和屢嵗皆登豐稔即如近日預備軍需民情踴躍爭先恐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克

敎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即此可見是以仰蒙
上天昭示瑞應以獎官民之善朕心深為慰悅著照河南省之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并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膏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丙辰

上諭內閣從來察吏之道莫先於奬廉懲貪蓋貪黷之風不息則上虧國課下剝民膏其為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關係錢糧而已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澄敘官方深惡貪墨之蠹國病民所以警戒訓飭之者至矣祗以

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為廉吏且恃有寬大之

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墨視為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官汚吏擁厚貲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為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數年來加意整頓若果人心知警舊習漸除令朕得施寛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此意於元年二年間即屢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近覰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衆人悛改之象與

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寬宥之初心矣今欲大沛
恩膏酌免遠年承追之項將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
銀及侵欺那移流抵分賠代賠銀兩凡事在雍正三年
以前已經發覺者該部查明情由具奏候朕酌其情罪
降旨免追其自雍正四年正月以後犯罪之案乃屢經
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寬免至於軍務錢糧關係重大
其昔年西寧肅州阿爾泰軍需等案內應追銀兩雖在
雍正三年以前亦不准豁免此次特恩乃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大至意爰施法外之仁豈但本人及其子
孫免追比之苦獲再生之慶即承追之地方在官員則
得免於處分在吏胥亦得免於杖責案牘減省事簡刑
清莫不受國家寬大之賜咸當感激警省互相勸勉以
循良為楷模以貪墨為鑒戒則大小官吏永遠共沐國
恩儻因逾格寬宥轉啟玩法之心復蹈從前之轍則曠
典豈可再邀國憲豈能再免且背天逆理莫此為甚亦
斷不能逃

上天之譴責也

三月己巳

上諭內閣朕聞有數省督撫藩臬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為尤甚其名有內外班之分內班總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姦種種嚇詐飽其貪壑則改重為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槪於冬季寫票差提承緝之吏目典

史巡檢齊至肇慶示期比責其陋規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此粤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為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吏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班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肩輿適分馬挂胸纓儼然官長沿途拜會有司需索夫

馬餽送此輩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間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吏之為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為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穀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為之辦理而其中百病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令

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儻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革面洗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姦禁暴成移風易俗之治乎朕深為庸懦之督撫藩臬恥之

六月丙辰

上諭內閣凡內外大小事務必據實辦理始得其是非之正合乎人心之公若有挾制之弊及苟且遷就之情則事不得其正而違乎人心之公其為吏治風俗之患不小矣至於文武雖屬兩途然同為朝廷之官同辦國家之事實為一體所當和衷共濟據實秉公以盡勿欺之道聞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書而武員恐其干礙或於中途掣回者或勉強令其更改者武既可以施之於文

則文亦可以施之於武似此挾制成風苟且遷就何以得事之實情除事之弊竇況目前雖草率結局而嫌隙自此而生文武不和實始於此著督撫提鎮通行曉諭嚴加禁約儻所屬有犯此等情弊者即據實參奏毋得姑容

七月甲戌

上諭內閣虞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先儒註曰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葢天下之患莫大於耳目錮蔽

民情物理不能上聞則雖有勵精圖治之心而措置未必合宜究難成一道同風之盛是以各省督撫大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之例又以督撫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豈無督撫所不及知或督撫所不肯言者於是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事之旨即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公聽並觀欲周知外間之情形耳並非以奏摺代本章凡摺中所奏之事即屬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摺進呈時朕見其確然可行者即批發該部施行若

介在疑似之間則交與廷臣查議亦有督撫所奏而批令具本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轉詳督撫者亦有聽其言雖是而不能必其奉行之無弊則批令實心勉勵還朕一是字者凡為督撫者奉到硃批之後若欲見諸施行自應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奪為藩臬者則應詳明督撫俟督撫具題或咨部之後而後見諸施行若但以曾經摺奏遂藉口已經得旨而毅然行之則凡錢糧之開銷官員之舉劾以及苗疆之軍務地方之工程諸

如此類督撫皆得侵六部之權藩臬皆得掣督撫之肘矣行之日久滋獘必多為害甚鉅不可不防其漸也且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宫中無檔案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員筆帖式書吏多人掌管冊籍繙閱規條稽查原委也朕不過據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教誨之旨居多今於教誨之處則未見敬謹遵奉

而於未曾允行之事件則以曽奏過三字含糊藉口以圖自便有是理乎況朕曽降㫖凡摺中批諭之處不准引入本章以開挾制部臣之漸則奏摺之不可據為定案又何待言乎著將此曉諭各省奏摺諸臣知之若督撫提鎮等以此愚弄屬員擅作威福准屬員據實揭報或該部或都察院即行奏聞若屬員等以此挾制上司肆志妄行著該督撫提鎮等即據實条奏

十一月乙亥

上諭戶部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為地方官吏侵漁入己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其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其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皆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額秪恐將來不無兾倖功名之人希圖優敘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之數者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

議叙亦當與以處分其如何定議並如何議叙加級處分之處著吏部戶部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九年辛亥二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陜甘二省年來辦理軍需雖皆動用正項錢糧民間無絲毫之費然輸輓糧運伺候差徭不無勞苦朕已降諭旨加恩獎勉但必得地方大吏仰體朕心凡料理軍務固不可任其延緩而過於迫急未免擾民查核錢糧固不可聽其浮銷而過於苛刻必致剝民督

撫等大員嚴緊一分則州縣官必於百姓加緊一倍如能寛容一分則小民必得一分之恵武格馬爾泰二人急公之心皆切但恐諸事過於苛迫可將朕旨傳諭凡承辦州縣或於原額之外遲緩無多而其人之才有可用者不妨姑示寛容其開銷物料脚運之費亦必斟酌時價不可刻意核減但此旨不可宣露於人恐有不肖之州縣借此遷延浮冒其漸不可長也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丁亥

上諭內閣川省為產米之鄉歷來聽商賈販運從長江至楚以濟鄰省之用雍正九年巡撫憲德以川省米價稍昂又復硜辦軍糈奏請暫禁商販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至雍正十年川省收成豐稔米價平減憲德即當奏請開禁乃至今照前禁遏以致米穀不能流通楚省不得川米之益甚非大臣公平辦事之道況目今江浙有需米之州縣望濟於楚省而該撫不令川米赴楚則鄰省何所資藉著即傳諭憲德速弛米禁毋蹈遏糴之戒

六月丙寅

上諭內閣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惡懲治外其餘人等則令安挿內地給以房屋地畝俾得存養不致失所聞該省督撫等不即留心經理遲至一二年後始撥給房地以為養贍而地畝又相隅遥遠土司不能親自耕作惟賴該縣知縣代徵糧穀賣銀移交每年非被佃户侵收即被胥吏中飽有名無實以致各土司饑餓困頓竟有私自逃匿者重負朕體恤生全之至意著

通行曉諭有安挿土司之地方令該督撫悉心稽查若有從前辦理不善之處即行更改並飭有司等不時體察務令安全以受國家豢養之澤儻仍疎忽從事必嚴加議處

庚午

上諭内閣京師至江南數千餘里行旅絡繹朕於雍正七年特遣大臣官員前往督率地方官成梁除道不惜帑金功成迅速又令道旁種樹以為行人憩息之所復降

旨交與該地方官隨時留心保護近聞官吏怠忽日漸廢弛低窪之地每多積水橋梁亦漸圻陷車輛難行道旁所種柳樹殘缺未補且有附近兵民斫伐為薪者此皆有司漫不經心而大吏不稽查訓誡之故也著傳諭該督撫等轉飭有司仍前整理或遇雨水泥潦隨損隨修不得遲緩其應行補種柳樹之處按時補種並令文武官弁禁約兵民毋許任意戕害儻有不遵將官弁題參議處兵民從重治罪

七月己丑

上諭戶部在獄囚犯舊例俱給口糧祇因各省額設之項有無多寡不同有司奉行不一即間有州縣官自行捐助亦不可以為常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悉心詳查若府州縣額設之項歲有餘糧則當分給於不足之府州縣若本地原無額設之項或額數不敷應即公同酌量動支存公銀兩核實散給令監犯日食有資不至饑餒儻有刑書禁卒扣尅等弊一經發覺將該管官員一併

議處

八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直省督撫藩臬衙門俱有本房稿房掌案書辦一切官弁陞降刑名錢穀之事皆伊等查例呈稿繕寫承發督撫藩臬不過從中斟酌照稿簽行以致伊等把持操縱弊端種種直省皆然惟湖南更甚近來督撫藩臬衙門書吏雖經一體關防封鎖然往往巧通關節復將子弟戚友招攬傳遞事未入則已有照應事未

出則已有聲聞屬吏藉以鑽營伊等飽其谿壑在督撫藩臬等受國家重寄未有明知故縱之理但相沿日久習焉不知遂易為伊等之所朦蔽所當留心體察因地制宜防範周詳稽查嚴密務使弊絶風清始於地方有益從來任用書吏不過藉其諳練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之幕客諸事嫻熟可資商酌不使書吏得操其權自無可作之弊至於書吏積弊朕已深知但念伊等素習科條兼曉文義非冥頑愚蠢者可比若督撫藩臬等動

之以情理惕之以利害指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在今日之勤慎小心固可享安寧之福即異日之役滿考用亦可邀上進之階伊等自知舞文作弊必累身家畏法奉公自收厚報諒未有不革面革心改途易轍者著督撫藩臬等將朕諭旨遍行訓飭嚴切提撕儻自此以後仍復怙惡不悛或遇本官庸愚為其障蔽經朕訪聞定行查拏於各該處即行正法決不姑貸

雍正十二年甲寅四月甲子

上

諭內閣各省府廳州縣俱有地方民社刑名錢穀之責不應無故赴省謁見上司擅離職守是以律例定有處分朕復屢加訓飭通行禁約閒近年以來此習尚未盡除良由庸陋屬員以奔競趨承為務往往借稱公事逗遛省會冀博上憲之歡心而無識之督撫亦或習而不察不知已蹈曠官之咎矣地方事務有應調取屬員赴省辦理者該督撫自有酌量若本官任內之事必應面見督撫口稟者本不常有其他或用文書稟帖皆可通

達事情候批指示何必遠離職守僕僕道途以致公事廢弛詞訟淹滯至於賀節祝壽尤屬有損無益之虛文若該督撫以此相尚俾屬員等爭先恐後則其人之識見可知又何能勝督撫之任耶著再行曉諭儻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將屬官上司一並嚴加議處

癸酉

上諭内閣五城司坊等官各有管轄之地越界拏人固不免滋擾然路遇鬬毆酗酒揚騙嚇詐之徒若因地非管

轄遂置而不問以致逃遁無踪亦非稽查整飭之道似應不論何地皆准其拘執移送該城司坊官聽詳該御史審訊發落至曖昧隱僻不法等事雖訪問的確猶非刻不可緩則准其密詳該城御史查拏並密詳本城御史存案如此庶無推諉亦不致攙越應如何定例飭行之處著九卿議奏

九月辛丑

上諭內閣各省鹽政關係國計民生所當加意整理而兩

淮鹽務之積弊更在他省之上此中外所共知者大約鹽法之行必以緝私為首務兩淮行鹽地方江西河南有淅私蘆私之侵越而湖廣之川私粵私為害更甚現今雖於各處隘口設立巡官巡役而地方文武官弁不肯實力奉行一任兵役人等避難趨易罔利營私以致立法雖嚴而鄰私之肆行如故即在江南督臣亦不過責成所屬地方至咨會鄰省即未必有呼輒應此私販之所以難禁也年來朕留心訪聞甚確用是特頒此旨

曉諭湖廣等省督撫等務矢公心視鄰省之事為己事嚴飭文武官弁同心協力家喻户曉使川粤浙蘆之私鹽不敢越界横行則兩淮積引易銷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十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朕思欲小民各得其所亦非必不可得之事如内外大小各官果皆知為臣不易之道實心實力教養斯民雖不能風移俗易亦可使之安居樂業若以

小民犯法謂伊自作自受與己毫無干涉是視斯民之痛癢漠不關心矣夫州縣不特民之父母亦民之師長也須刻刻提撕教誨不啻訓課蒙童與之講解自然漸漸明曉常見有諄諄與一人言而旁聽者竟能領會故知教導之法貴優游漸漬非偶然宣講上諭便可謂教民也即如招册内案件俱係為上者不能教養所致而不肖有司尚敢營私壞法納賄徇情朕不知伊等實具何等肺腸天下上智之人不教而善者不可多得下愚

不移者亦少惟中材之人最多全賴有司善為訓迪見良善者扶持之兇暴者懲治之使百姓曉然於良善之必獲福而兇暴之必取禍則誰不勉為良善之徒乎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戊子

上諭江南總督趙宏恩編立保甲先應審度地方之可行與否有司才力之能行與否毋得一味嚴急勉强從事儻地方或不相宜才力或有不逮反滋紛擾毫無裨益前代論治術者動稱社倉保甲二事然必須俯順輿情

徐徐勸導相機酌宜而為之方能奏效非如賭博宰牛私鑄盜匪等項但當繩之以法者之可比也且立法之初嚴似勝寛而不知過嚴之弊害亦隨之益寛徐則姦宄暫時潛跡而善良却不致株連嚴急則姦宄固無所容身而善良亦不免擾累矣總之為政以得人為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順時敷教若不得人縱奇策神術徒美聽聞耳於事何濟

四月甲辰

上諭內閣縣令為親民之官關係民生休戚最為切近是以自古帝王慎重司牧之選以端化民成俗之原朕亦屢降諭旨若果縣令皆能得人各治其邑各子其民竟可使閭閻之中無一夫之失所此非誇大之論也凡選用知縣者類多舉人進士出身之人其中才具可觀克稱厥職者固多而年老迂疏不諳吏治者亦復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窗幸登科目不忍遽令放廢於是定以改教之例俾得邀一命之榮且居師儒秉鐸之席此朕隨

材器使委曲成全之至意也況改補教職之後若果課士有方通曉吏治仍可膺卓異薦舉以為上進之路此又在本人之自勉並未限以教職終其身也每見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之任而若不自量仍欲勉強謁選其意葢以縣令為榮希圖僥倖且以到任之後不能辦事仍可改補教職無礙於功名故為苟且姑試之計殊不思邑宰之職民社攸關以不能勝任之人冒昧銓選及到任之後試看一年半載再請改教其間輾

轉更換時日已多事務廢弛之患有必不能免者豈非庸碌貪位之人貽之咎耶嗣後科目出身之員若係揀選命往者到任後不勝縣令之任准該督撫以教職題請改補如係月選之員或年力衰邁或才識庸愚即當於未選之先或臨選之際呈請改教若不自度量仍欲銓選知縣該員到任後著該督撫留心察看或以才力不及或以溺職分别題參不得奏請改教以遂其自便之私如果有為人謹慎學問優通者著該督撫將應否

改教之處具本聲明送部引見請旨

丁巳

上諭内閣廣東開採一事十數年來内外臣工奏請者甚多朕悉未准行上年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採以資鼓鑄於粤民生計大有裨益言之再三朕發九卿確議旋經議覆准行後復有數人條陳極言其不應行令朕再四思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米價平減盜賊漸少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舉行開採

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以稽察管束恐為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為此僥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此時正在計議之初停止甚易著該部即行文該省督撫令其遵諭停止

五月癸亥

上諭內閣據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奏稱陽曲汾陽兩縣紳衿士民李杭卞時盛等情愿各捐銀兩存貯公所以為

周恤比閭之資臣現在與各該地方官公同酌議或置田地或為營運因地制宜以垂永久等語夫所為樂善好施扶危濟困者大抵於水旱饑饉之歲散財發粟賑救窮黎又或於平常無事之時造義倉以儲米穀修橋路以便行人或置敦宗贍族之田或立養老育嬰之所凡此善事多端必須出自本人之誠心而又親身經理誼同休戚始可以惠鄉閭而收實效今石麟奏稱陽曲汾陽兩縣紳衿士民願捐銀兩存貯公所其作何措置

之道俟與地方官公同酌議是該處並無現在應辦之事此乃另開捐納之條也若遇無才之有司經理不善必致為胥吏之所中飽土棍之所侵蝕而不能裨益於貧乏之鄉人此人人能料及者而石麟如此辦理是何意見陽曲汾陽紳衿士民等既已捐助其樂善好施之念可嘉著將石麟奏摺及開報名單交部分別議敘並令石麟將各姓所捐之銀妥商位置務令地方得受實益勿致虛糜向後若有無故捐銀交官者與朕原旨不

符俱著停止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七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八

敬天

雍正元年癸卯五月甲申

上諭禮部近日天時頗旱

皇考先年屢降

諭旨云大喪之後必有旱年

太皇太后
世祖章皇帝
皇太后皇后之事俱曾經過朕當此之際嘗恐懼於懷而未置也三月十二日雨雖霑足朕曾雨三次以儆惕之意曉諭衆人三月以來多風不雨遂覺旱乾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地方連年雨水不調田禾歉收朕雖遣大臣官員賑救當此旱時民必皇皇朕心甚以為慮朕在宮中久已盡心虔誠祈禱爾部亦虔誠祈禱諸大臣各

敬謹齋戒

十月辛酉

上諭直隸廵撫李維鈞冬令之雪消蝗潤麥洵稱瑞應我

君臣惟互相勗勉以恭迓

天庥不因瑞雪及時遂爾逸豫怠忽則一誠上格自必永

承彼蒼之垂佑耳

雍正二年甲辰八月甲申

上諭江浙督撫等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

以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即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哉蓋以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嶽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當敬信而尊事況海為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為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以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祀而不信神明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

福即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奏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溢浙江又奏報海寧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隄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顧可望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敬承
天意亦願百姓共凛此言内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在以至誠昭事而不徒尚乎虛文人意即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一鄉一家之被其澤哉若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令地方官家喻戸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
雍正三年乙巳四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
盡誠敬自能上格
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監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警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身心之過愆外考政治之
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廵撫伊都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為憂慮祗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廵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益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疎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

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潦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偶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為祝禱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蓋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既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為勉勗而已

七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舊歲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稱畿輔地方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禱於劉猛將軍之廟則蝗不為災朕念切恫瘝凡事之有益於民生者皆欲推廣行之且禦災捍患之神載在祀典即大田之詩亦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蝗蝻之害古人亦未嘗不藉神力驅除也今兩江總督查弼納

奏稱江南地方有為劉猛將軍立廟之處則無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廟之處則不能無蝗此乃查弼納偏狹之見疑朕專恃祝禱為消弭災祲之方也其他督撫亦多有奏稱設法祈雨禱晴者夫天人之理感應不爽凡水旱蝗蝻之災或朝廷有失政則

天示此以警之或一方之大吏不能公正宣猷或郡縣守令不能循良敷化又或一郡一邑之中風俗澆漓人心險偽以致陰陽沴戾災祲洊臻所謂人事失於下則天

道變於上也故朕一聞各直省雨暘愆期必深自修省思改缺失朝夕乾惕冀回
天意爾等封疆大吏暨司牧之官以及居民人等亦當恐懼修省交相勸勉夫人事既盡自然感召
天和災祲可消豐穰可致此桑林之禱所以捷於影響也蓋惟以恐懼修省誠敬感格為本至於祈禱鬼神不過借以達誠心耳若專恃祈禱以為消弭災祲之方而置恐懼修省於不事是未免濬流而舍其源執末而遺其

本矣朕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至理而斷不惑於鬼神
巫禱之俗習故不惜反覆明晰言之内外臣工黎庶其
共體朕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癸巳諸王大臣等以黄河澄
清奏請受賀
上諭曰朕思
上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若
上天嘉祐示以休徵而承之者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

轉福為災矣若
上天譴責示以咎徵而承之者戒慎恐懼省改前愆則將
化災為福矣天人感應捷於影響視其人之自取而
天心仁愛雷霆雨露均屬成就之恩一如君臣上下之間
用賞用罰無非曲成之使其遷善改過也朕事
皇考四十餘年凡遇
聖諭訓責嘉奬恩寵此心皆以恐懼儆惕處之一念愚誠
深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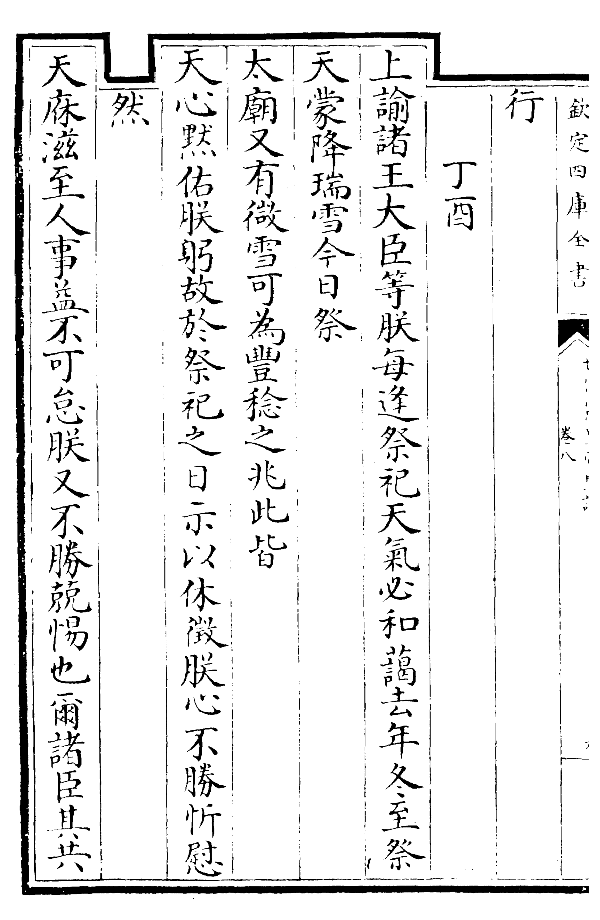
皇考垂鑒御極以後事
天之心即當日事
皇考之心也乃數年之中休徵疊見難以悉數稽諸史冊
咸稱福慶而朕受寵若驚不以為喜實以為懼蓋恐前
此之受貺無因而後此不能仰副也惟有君臣益加勉
勗一德一心恭承
天眷昔
皇考臨御初年偶有一二災祲之事此特兆三逆之變亂

由於氣數使然而
皇考朝乾夕惕誠敬交孚是以感格
上蒼錫以多福四海寧謐歷數綿長此天道彰明較著者
也朕即位以來敷政宣猷豈足當
上天嘉貺惟有孝敬思慕
皇考之心實為誠切或者仰邀
皇考昭察代籲
昊天默祈福祐從前疊賜嘉祥今又有河清之瑞蓋許其

已往而勉且將來也朕祇承之下益深敬畏黽勉不遑若允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朕戒儆之素志既蒙

皇考錫以希有之瑞應告祭

景陵申朕感激惶悚之誠至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朕敕諭河臣悉心修築今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越三日即有河清之應具見河神福國佑民功用顯著宜崇祀典以答神庥該部察例具奏至所請陞殿受賀不必



行

丁酉

上諭諸王大臣等朕每逢祭祀天氣必和藹去年冬至祭

天蒙降瑞雪今日祭

太廟又有徵雪可為豐稔之兆此皆

天心黙佑朕躬故於祭祀之日示以休徵朕心不勝忻慰

然

天庥滋至人事益不可怠朕又不勝兢惕也爾諸臣其共

勉之

雍正六年戊申十一月癸丑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為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

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

自古迄今神靈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為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開創規模與

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覆冒萬物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為充周人心之中稟賦自

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為理有贊襄輔翼之責一言一

動皆在
上蒼降鑒之中亦當無時無事而不敬畏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旦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所躬行實踐者廣爲諸臣諸臣當每日於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以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知之明為自省之功時刻糾虔庶無褻越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即以討罰刑威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

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即以慶賞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不善故凡違道干譽煦煦為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為天下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為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即揣摩朕意
妄為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
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於胸中諸臣有
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勢必宜寬
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既不能殫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
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以循理為矜恤以執法為
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即必為朕
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

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雍正七年己酉三月戊午

上諭內閣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
廷政事有所缺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職守或民間習俗
澆漓人心偽薄皆足上干
天和致成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
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隷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懐

來保安三州縣獨愆雨澤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
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見曾經諭及今
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
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境勘得
雞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渠一道灌田數百餘頃
旗民互訟歷三十餘年未曾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
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民
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

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奏不過敷陳其事而實乃天人感應之至理葢人之所以為心即天之所以為心儻一方之中彼此猜嫌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湮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寛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為人君寛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為一體嘗見直省督撫官員等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

上之洪福此語朕從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之福為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囂凌成習以致召為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未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有各盡之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以感召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災沴何自而生雨雪應時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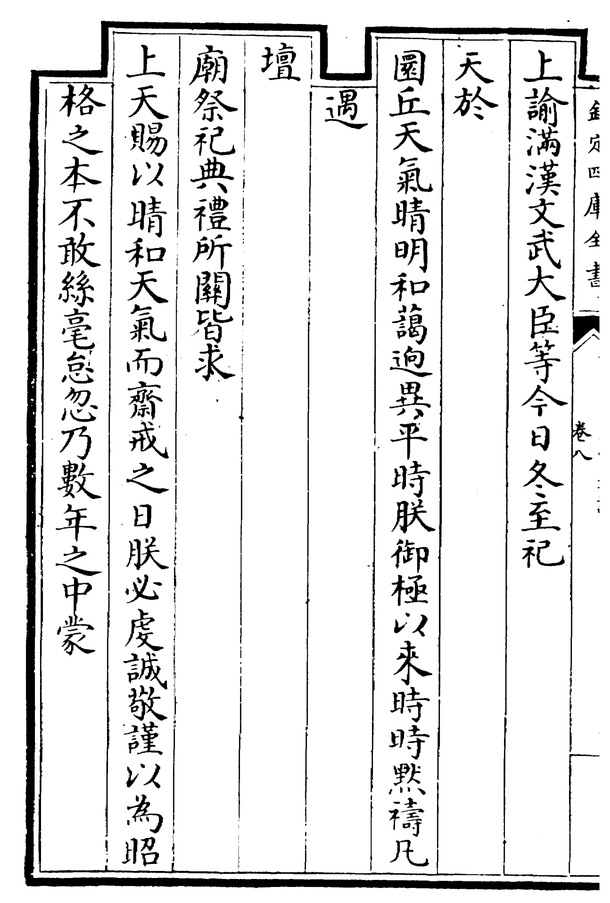
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同受
上天之慈惠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通行所屬咸使聞知
七月壬申諸王大臣奏賀滇省慶雲
上諭曰朕思雲霞之氣時結時散今慶雲屢見於滇南地
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民有感格
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奬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可通朕每
承

天眷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黽勉始終
一致以仰答
上天垂象之鴻恩
九月丙戌
上諭內閣上年直隸通省收成豐稔惟宣化府屬之宣化
懷來保安三處交界之地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慼
雨澤頗覺亢旱今據直隸巡農御史舒喜奏稱京畿一
百四十州縣築場納稼百穀咸登各府州縣之收成冊

報八分九分十分不等老幼得所共慶有秋惟宣化府屬宣化西寧蔚縣三處今年六七月間有氷雹之傷禾稼稍損朕思天人感應之理纎毫不爽連年以來直隷通省雨澤應時西成豐稔而宣化府屬之數州縣地方兩年之内有亢旱氷雹之災此必地方官民政治有缺風俗不淳是以

上天顯示儆戒欲其警醒悔悟翻然悛改於將來也官斯土者宜敬謹修省以免過愆著遍行曉諭勸導令所屬

百姓消亢戾澆漓之風敦和睦忠厚之行共為良善以迓
天麻而此數州縣之紳衿士庶尤當深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各捫心自問若有幾微匪僻乖戾之念即猛加省改並交相勸勉俾比閭族黨興仁講義共成親遜良善之俗則以和召和雨暘時若之應
天必錫之以福矣
十一月癸酉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等今日冬至祀
天於
圜丘天氣晴明和藹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禱凡遇
壇
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謹以為昭
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蒙

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
而本日行禮之時必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歷
歷不爽者天道至公惟祐善人一念善天錫之福一念
不善天降之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帝
王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即匹夫匹婦亦有匹
夫匹婦之天舉首即是動念即是不以貴賤殊亦無須
臾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自取即如播種者種
稷生稷種黍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為金聲擊石則

為石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其善惡之分又必視乎其心之公私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上之念亦是私必將毀譽得失全不計及只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乃所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古之聖賢以主敬為本惟其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

內有獲福之基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順適暢遂者乎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為君為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即在敬天勤民之內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咸感激朕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百姓之脂膏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敎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捫心何以自安尚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

十二月辛酉

上諭內閣朕御極以來七年之中未遇日食之異今據欽天監奏稱庚戌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秒朕心深為畏懼想由朕之政事有缺用人敷治之間未為允當或內外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以致上干

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工等各宜

悚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勗以凛
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
雍正八年庚戌六月丁卯
上諭内閣江寧織造郎中隋赫德具摺奏稱本年六月初
一日日食之期江寧地方先期陰雨至午後則天色晴
明萬物共見日光無虧地方咸以為瑞特行奏賀等語
朕彼時即批諭切責隋赫德此並非爾職掌應奏之事
且以識見庸鄙之人而輕言

天象尤屬誕妄又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奏稱太原等處濃
雲密雨日食不見朕亦降旨切加申飭矣從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事之得失若
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徵蓋欲人之知所黽勉永保令善於
勿替也若
上天譴責而示以咎徵蓋欲人之知所恐懼痛加修省於
將來也凡為人者受
天嘉佑而或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為災矣受

天譴責而或戒愼悚惕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為福矣此天
人感應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訓示天下臣民者況
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凡為臣者受賞一次
則終身當有奮勉感激之心受罰一次則終身當有儆
惕抱愧之意安有過後即淡漠置之俟再有賞罰之時
而復知感懼者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
上天垂象以示儆所當永遠敬畏勿忘兢業之心詎可以
偶爾觀瞻之不顯而遂誇張以稱賀乎山西地方偶值

陰雨不可以槩天下至隋赫德所稱江南日光不見虧缺朕推求其故蓋日光外向過午之後已是漸次復圓之時所虧止二三分是以不顯虧缺之象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

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鏡四週用夾紙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若果虧蝕不及分數則係欽天監推算之誤又豈可因此而怠忽

天戒稍存縱肆之心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

是時我

皇考降旨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

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年

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至豈可謂無與人事

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行奏聞

皇考敬

天之心誠切如此是以

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蕩平噶爾丹之大功邊方寧謐中外
歡騰此即轉災為福之明徵也又康熙五十八年正月
初一日日食
皇考在宮敬謹齋肅
特命朕同諸皇子赴禮部衙門虔誠禮拜是日陰雲微雪
未曾顯見
皇考諭廷臣曰京師雖未曾見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
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或有缺失之處諸臣應商

酌確議此皆我

皇考之垂訓子孫臣民者今見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顯而生欣喜之心為慶賀之奏者甚屬非理大違

朕心特諄切宣諭俾中外臣民共知之

八月己酉甘肅巡撫許容疏報積石關至撒喇城

查漢達斯等處黃河澄清

上諭内閣朕從來不言祥瑞年來各省奏報慶雲醴泉鳳凰芝草之屬悉皆屏却惟務君臣士庶修德行義以承

天眷屢頒諭旨詳矣今年春降旨於河州口外地方恭建廟宇以答河神福國佑民之賜而彼地河流即昭上瑞顯著休徵益見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若求之不以其道或以己事或出私心則不但不能感通且上干明神之怒惟以公心為昭事之本必蒙上天垂鑒而默佑之其益加勉勗夙夜敬謹以受天恩

甲寅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以河州地方黃河澄

清合詞奏賀并請宣付史館垂示永久

上諭曰朕從來不言祥瑞諒王大臣等久已深知朕心朕之祇事

上帝神明惟以公誠一念為昭格之本果蒙

上天垂鑒頻年顯示嘉祥覲公誠之感通神捷如此則懷不公不誠之心者豈能逃於

上天之譴責乎朕心不但不敢矜誇且因此倍加乾惕更願天下臣工士庶各矢公誠之念以受

上天之恩著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俾世世子孫臣民恪遵朕訓以綿福澤

九月庚寅

上諭內閣今年八月十九日地動朕恐懼修省以凜天戒並將夏秋以來朕躬靜攝不能勤敬如前以致上干天和引過自責曉諭天下令經一月矣地氣尚未全寧又值兩次陰雨朕軫念露處之民恫瘝乃身未嘗不願與之共此苦也惟是天地之災祥皆由於人心之感召朱

子曰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然則天地之心安有不正者其或有不正乃從人心之所感天地豈有降災於人之理也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人人有感格天地錫福降殃之理遇災而懼上下貴賤當同此心乃顯而易見之理也當地動之日朕偶先登舟是以並未受驚即既動之後城内宫中及圓明園宫眷子孫長幼内外侍從數百人悉皆安吉豈非

上天示儆之中仍賜護佑耶今者地動之象久而未定雖

當日曾經

皇考訓諭曰大動之後必有微動康熙十八年地動至一月有餘又曾見書籍記載明成化時地動至二十三日是地動經月之久亦向來之所有者然虔修人事以轉移

天心必須君臣上下各殫其誠悃朕身居帳幕之中寤寐悚惕寢食靡寧者已一月有餘矣願爾大臣官員士庶

兵丁等人人誠心感激

上天示儆之深思返衷自問思過省愆不但惡事邪念急宜掃除即怨尤抑鬱之心亦當屏絕則

天高聽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寧靜共獲安居且可永免

上帝之譴責斷無再罹險阸之虞也朕非以地動之異諉過於臣工黎庶也朕之平生先責己而後責人先自勉而後共勉願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雍正九年辛亥六月壬寅

上諭內閣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日前甚覺亢旱朕於宮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天降甘霖展轉思維從來上天之錫福降災悉由於人心之感召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蓋上天慈愛為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皆由天下人之自取所當恐懼修省以凛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而為無忌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自儆切切冀望天下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諭之詳矣今兹亢旱之象或由於朝廷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不修或由於士民心術之不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沴儻有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之故不知

上天垂象之意狂肆冥頑敢生怨懟則乖戾之氣自外生

成

上天雖欲寬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靡寧再四推求欲得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屬臣工均當撫躬自思何處不能稱職何事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改之至為士為民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純疵居心之善惡

天高聽卑實垂照鑒苟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逭之條總在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過勿推於他人而存

自怨之念勿諉諸氣數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祥時

雨甘霖必仰邀

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京官弁兵

民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有缺雨之處著一體

宣示

雍正十年壬子正月乙亥

上諭內閣京師自冬及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及近京各

省雖有奏報得雪者亦未普遍霑足因思上年十一月

十五日月食據欽天監觀候曾引占書燕趙旱禾麥有傷之語朕心甚為憂懼擬於正月祈穀之期虔禱

上帝以迓

天和後因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靜攝是以未曾躬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惟兹數月以來雨雪未降顯係

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政治之缺失以期仰格

天心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慎齋戒至誠祈禱尤當洗心滌慮殫職奉公以為敬

天祈福之本京師為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更宜豫為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省外所屬地方雨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訪察先事圖維儻二麥歉收必思患預防勿使黎民有乏食之虞方不負朕之委任儻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聞必加嚴譴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不必以空言覆奏

五月丙子

上諭内閣尚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甚言自作孽之不可也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人事之感召而

天本無心也即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廷政事之缺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有一於此皆足

以干

天和而致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凜

天戒但思天下人民衆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無知因饑饉困厄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心術詐偽習俗乖張仰嫚

上天垂象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懟竟忘

上天降罰之由來視爲己身無辜而獲譴者背

天逆理莫此為甚朕即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觧免而寛其罰也每見一州一縣之中相隔不逺而雨澤多寡不均收穫豐歉各異此即顯而可見者朕並非諉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皆朕之過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為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適加悚惕寤寐之中不敢有幾微怨望不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為福思之勉之

八月己巳

上諭山東巡撫岳濬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澤愆期而兗東二府為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發粟糶賑兼施從前嗷嗷待哺之民有所倚恃心志安貼豫順之氣感召

天和遂得連沛甘霖轉荒歉而為豐稔即目前之事觀之益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為邦本食乃民天凡為官者思欲感召

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為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

閣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旱潦之將兆即據實
奏聞俾朕得早為百姓經營以為補救挽回之策在民
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即思招致之有由
恐懼警惕不敢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上下交修
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戶享盈寧之福
矣勉之勉之

雍正十二年甲寅八月戊午

上諭內閣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朕自臨御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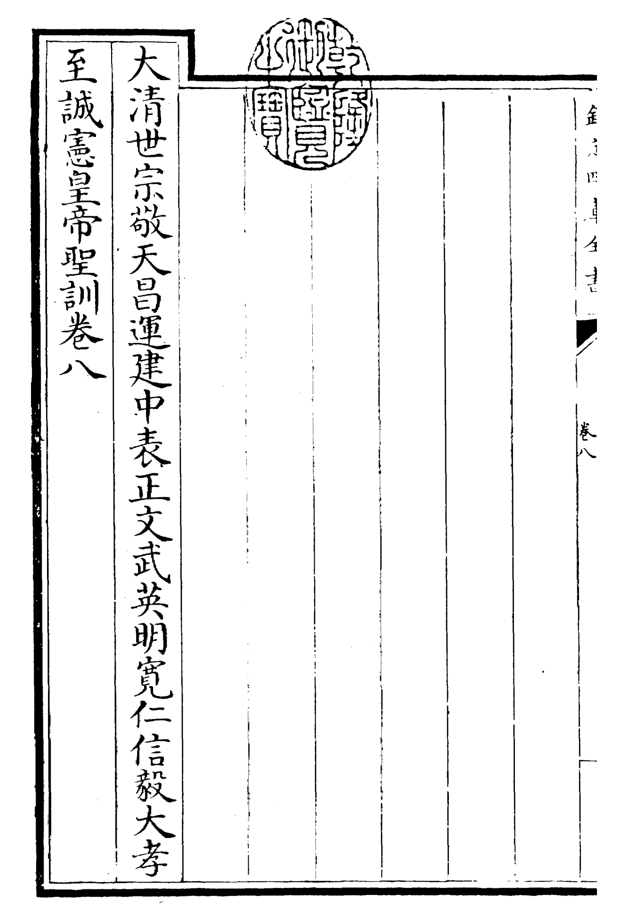
每遇水旱災祲即恐懼儆畏思政事之缺失廑加省改不肯諉其過於臣民惟是

上天之降災往往畫地分疆廣狹不一有隣省俱獲豐登而一省獨遭荒歉者亦有通省皆收而一府一縣或一鄉一里獨罹災沴者此豈

上天有所厚薄於其間哉或由彼地之文武官弁政令乖舛或由本鄉之人庶風俗澆漓其招致之由必非無故不可不敬凛

天威上下各自省畏也即如雍正六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甚覺亢旱是年冬月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此必地方文武大員不能妥協或無知愚民有干和氣之所致今年六月間又聞宣化地方苦旱七月杪又有被氷雹之處其大有如拳如雞子者田禾多被損傷朕思氷雹雖北方所時有而宣化鄉村被災獨甚爲近來所罕見可見

上天垂象屢屢示儆於宣化者顯然若彼地官民或視為氣數之適然而不知恐懼戰慄思過省愆是不知敬
天畏
天而為無忌憚之小人矣其何以感召
天和享百室盈寧之慶乎著該部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宣屬文武官員兵民著人人各自省疚共戴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以迓將來時和年豐之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劉賛化

謄録監生臣吴朝綸